

後漢書集解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魯恭弟不

後漢書二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卓茂字子康 集解先謙曰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 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

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

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

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

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

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

解與之挽車去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乃步挽車去 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

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後呂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宗室傳

心諄諄視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諄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

集解周壽昌曰風俗通汝

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魏志徐邈傳詔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顧劭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知漢魏

以來讀論語法師承皆如此

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人不

忍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

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

集解先謙曰囑俗字東觀記作屬

將平居

自己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

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已遺之吏既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已貴於禽獸者已仁

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已相親況吏

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

紀禮義已相交接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義作儀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

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

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曰禮教汝汝必無怨惡曰律

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

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

與茂並居久之吏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元

始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集解先謙曰書鈔七

十八引續漢書作河內二十縣河南督郵言之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

掾以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

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遷茂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曰病免歸郡常爲門

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曰茂爲侍中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

顧問應對本有儀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已年老乞骸骨歸時

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

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王子比干紂殺

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問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今已茂為太傅

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集解洪頤煊曰二十八將論亦作太傅宣德侯卓茂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單復具謂之襲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金五百斤復已茂

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

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集解蘇輿曰茂於顯宗時圖畫雲臺案茂無武功徒以節行見重光武特

舉以風末俗故後世承其意附於功臣之列也桓帝延熹中悉毀諸祭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見循吏傳子崇嗣

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

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

王莽時並名重當時

集解劉歆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時字也

休字子泉

哀帝初守新都令

新都縣也屬南陽郡集解先謙曰本以新野之鄉為縣封莽後漢仍省入謂之東鄉

後

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

歐血託病杜門自絕

集解先謙曰休事見王莽傳

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

呂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

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曰宣襲封安眾侯

集解顯炎武曰漢書

表云安眾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弟紹封宣或即寵之誤

擢龔勝子賜為上

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集解王補曰光武之侯卓茂嘉其不仕王

莽故詔特言束身自修執節固范史於傳末類紀同志六人事得其旨矣通鑑僅以謂旌循吏大為失之再觀平蜀之日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益知光武崇尚名義意有專屬而東都志節之盛實基乎是唐贈堯君素宋表韓通明徵巴延資中其諸助於此與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虎怒也詩曰關如虓虎

嬰城言以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傯窮困也給足也卓茂

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猗無它技集解時

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

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目招賢者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已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

鄰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曾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引戴延之西

恭葬山南此蓋別一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邑集解

魯恭係山陽金鄉人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

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

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

賻贈無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

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

諸儒所稱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閉門講誦兄弟雙高

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

每歲時遣子問曰酒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熹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

疾不仕郡數曰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熹不得已而西因留新

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熹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

宗集諸儒於白虎觀熹特曰經明得召與其議

與音豫

熹復舉熹直

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熹專曰德化爲理不任刑罰

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五十

御覽二百六十七引續漢書云道民以孝推誠而治

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

集解惠棟

曰東觀記云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

熹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熹熹召亭長敕令歸牛者

再三猶不從熹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

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

貫寬貸也音時夜反

於是吏人信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民李勉爲母所言恭召就責問因爲陳父母恩德勉慙悔返

建初七

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

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

瞿然而起

瞿音久住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親默然有頃

與恭訣曰所已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

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曰狀白安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類聚引續

漢書云安美其治以屬屬縣

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

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機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安因上書

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

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集解王補曰疏首有竊見竇憲耿秉

銜使奉命暴師於外見御覽四百五十三引東觀記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

欲已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

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

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

章帝崩也

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

集解王補曰盡疑衍字

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

不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卽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

三時不聞警蹕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

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

今乃已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已事戎狄

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

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

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

之祐

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子不忍為乃與私屬

盡去邠止於岐山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

位追宗古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也肆

公為太王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已聖王之

制羈縻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羈也集解

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

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

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

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

它吉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親孚作親乎
來有我而吉已
也坎在坤上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

來附而吉也集解劉攽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為它注

文甚明惠棟曰上云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他謂遠方也荀爽註

比初六爻之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荀註云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也象云有他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子夏易傳亦云非應曰他也夫曰德勝人者昌曰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通鑑作破案袁

宏紀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

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

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實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

至涿邪山無所見而白山之難不絕如縋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還下獄免爲庶人也

還下獄同愿艱危故曰如縋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

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縋也共攻沒都護陳睦焉耆龜茲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

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

度不足度音大各反集解通鑑胡注今人多讀如本字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

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

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

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

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何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集解劉攽曰案文恩

當作休罷士卒已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

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

召譙見問已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

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集解是時東州多盜賊羣

先謀曰唐淄州高苑今青州府高苑縣治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購其渠帥張漢

等率支黨降恭上已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府博興縣

南二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已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

八月飲耐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

乘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侍中顧問應對法駕勞問甚渥冬遷光祿

出則多議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

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漢官

呂蓋字君上范陵人集解錢大昕曰和帝紀在十三年先謙曰范陵官本作苑陵案和紀九年呂蓋爲司徒注云蓋字君玉宛陵人

官本同續志河南尹正作苑陵苑宛本通范則誤字君上亦君玉之殘形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

爲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弟丕亦爲侍中兄

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兩事免官也殤帝卽位已

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初元河東平陽人也初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已苛察爲政因此遂盛

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尙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

時令言順月令以行事也所已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

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已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

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

位因呂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集解通鑑胡注連謂獄辭相連及也滯謂

留滯不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

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

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集解王補曰袁紀作有疑罪延及良人數十人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

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集解惠棟曰案卦氣圖姤五

月之卦也王補曰袁紀作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以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曰施令詰四方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詰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

也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易詁作詰注云詰止也此傳云君以夏

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則恭所引易亦作詰矣後人據王輔

嗣本改為詰爾惠棟曰陸氏經典釋文詰四方鄭元王肅皆作詰

四方詰止也與魯恭合東觀書自作詰後人習于王弼之學改詰

為詰非後漢本文也先謙曰官本君之象也下有巽為風號令之

象也言君曰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曰助微陰也易復卦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

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擾百姓三字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元散今

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自三月以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集解惠棟曰高誘云斷者

定其輕重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

而施行也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苦雨白露之類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集解惠棟曰高誘云挺者緩也

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西之氣乘之也八月人傷於疫害也大陵之氣為

名春秋合誠圖曰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集解通鑑胡注謂已結正也不

大陵主死喪也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集解王補曰袁紀作謂正罪不欲令久繫

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曰立秋為斷

已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已和刑罰已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

已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已下會議恭議

奏曰集解王補曰袁紀此議與上聯為一疏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

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

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昏旦

皆夏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爲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

皆尚黑殷以建丑爲正尚白周以建子爲正尚赤周以夜半爲朔

殷以雞鳴爲朔夏以平旦爲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牲徽

號旌旗之名也器械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

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亥草根也亥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

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言五月微陰始起至

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

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

十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爲

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

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曰致時雍然從變改曰來年歲不熟穀價

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

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集解惠

昱傳云一人吁嗟王政為虧蓋古有是語未詳所出況於眾乎易十二月集解王補曰袁紀

君子曰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

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曰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

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

其耆舊大姓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門下者生蓋從袁紀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

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

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集解王補曰袁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

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也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

顯故不曰剛直為稱三年曰老病策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恭自為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

輒遣小黃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
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三十萬 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呂兩子

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侍中魯旭牧守宣藩剗

符數郡何焯云旭疑
非謙之子當有脫誤 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

其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平隸法丕平字相類未詳孰是李充傳亦作平先謙曰丕亦作平因譌為平耳 性

沈深好學孳孳不倦
孳孳不怠之意 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

目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呂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

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

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

高第
集解王補曰丕策見袁紀十六 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

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刑名也決

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
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 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

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宮不止不聽學宮謂學舍也集解先謙曰王乃上疏不聽移入也官本宮作官是

自言詔書下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

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

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曰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

曰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

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爲人

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恭等皆備

本恭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員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

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

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曰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別

也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

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秤衡秤衡難

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集解通鑑胡注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故發難者必明其師之說以爲

據答難者亦必務立大義以申其師之說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

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

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

禹曰慎厥身修思永傳敘九族在知人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

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曰

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

人文則化成可爲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解人文作解人之文陛下既廣納謇謇大雅板詩曰詢

于芻既顯巖穴芻也目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

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爲

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十二初學記十七引續漢書云字喬卿先謙曰東觀記與傳同一本作字延年

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鉤集解先謙曰今曹州府荷澤縣北三十五里

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

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建初中爲郎霸孤兄弟子來

候霸以所乘車馬遣送之至成皋郎官有乘阜蓋車者

八遷和帝

時爲鉅鹿太守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而已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

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皆慕其行化之御覽初學記同又云臨郡終不遣吏歸鄉

里引謝承書

曰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性清約質樸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于人掾史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終不暴揚其惡

吏或

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

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霸爲將作大匠吏明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譴過之事

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
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
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曰病致仕爲光祿大
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霸妻死長兄伯爲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
年老者兒子備具矣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即自入辭其妻手奉
案前跪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直而遂失計義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慙求去遂送還之永初五年拜長樂
衛尉曰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算歷皆究

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風角也隅之風占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風隅作風角隅角也作角隅也爲是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崎音丘宜反集解惠棟曰太尉劉寬碑云寬

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

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桓子曰犯而不校

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冀也集解惠棟曰案時宏景真誥寬曾舉方正碑云公

雲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將以禮賜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喪舊君以棄官三府並招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察茂材太尉

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歐陽修曰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傳至大中大夫始云遷其前自長史入登侍

中史闕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東海王彊曾延孫臻之相也

熹八年徵拜尚書令

集解惠棟曰洪适云碑云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自侍中轉拜尚書遷東海相南陽太

守後碑亦同傳以問地震相東海在前而八年所拜乃尚書令案帝紀延熹八年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誤也

遷南陽

太守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為南陽太守教民種柘養蠶織履生民之利

典歷三郡溫仁

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曰為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吏

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

集解通鑑胡注古者鞭用生皮為之

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

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

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

有道藝而在家者

見父老慰曰農里之言少年勉曰孝悌之訓人感德興

行日有所化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華嶠書云好為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靈帝初徵拜太

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

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

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與人

靈帝頗好學教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為酒所

加也被音平寄反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荅曰臣任責重大恆憂心如醉旦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

酒晏乃還臥於閣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為死狗罵畢即束帶來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恕案此則合

後事為一時事未詳孰是

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

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

京師言為

諺嘗坐客遺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迂久猶良久也

客不堪之罵曰畜

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

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患伺當期會

集解先謙曰官本期作朝是東

觀記作朝書鈔百二十九引東觀記亦云伺當朝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

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葵爛汝手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百四十四引續漢書云得

無爛汝手乎更衣而入曾不變色

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目曰食策免拜

衛尉

集解惠棟曰碑云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史闕也

光和三三年復代段

頌為太尉在職三年目曰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目先策

黃巾逆謀

先策謂預知也

目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

遂音錄

中平二年卒

集解惠棟曰碑云二月丁卯

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

集解惠棟曰碑云天子閔悼惻怛發手筆為策使右中郎將張梁持節臨弔賜珍賄襚有加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諡曰

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

子松嗣官至宗正

先謙曰官本烈作列

款款忠誠也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寬捕雉也

霸臨政亦稱優緩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終

後漢書二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五校補

卓茂傳性寬仁恭愛注推實不為華貌自本推作雅案作雅實與通鑑合作推實亦與東觀

記合推實即推誠非字有誤

光武曰宣襲封安眾侯集解顧炎武曰至宣或即寵之誤陳景雲

承書安眾侯有預討王莽佐平王郎大功非避世者今案謝承書言安眾侯事見李通傳注其書以安眾侯為劉崇本繆誤不足據宣與寵自係一人其隱本以避禍既出自當致力功名與諸劉同也

魯恭傳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水經注戴延

之西征記焦氏山北數山漢司隸校尉魯恭葬山南此蓋別一

魯恭係山陽金鄉人今案洪說失考據水經濟水注引西征記本云焦氏山北數里漢司隸校尉魯峻穿

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其作數山作魯恭者皆誤本刊誤已詳著之矣又蛟字仲嚴山陽昌邑人見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亦非金鄉人金鄉縣後漢始增置與地廣記謂即分昌邑縣地置之其先出於

魯傾公案傾乃頃之誤史記魯世家可證

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案此文當有脫誤婦人不能同居太學習經也

盡諒陰三年集解王補曰盡疑衍字

今案竇憲求擊匈奴以贖死在和帝諒陰之初時太后稱

制從憲言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用兵匈奴內則太后主之外則使彪主之恭知非帝意而不敢言及太后但舉諒陰之制歸咎冢宰意謂既已逾年改元可自制止不必盡諒陰三年不言耳盡字非衍

遠臧於史侯河西

錢大昭曰史侯南匈奴傳作安侯

前太僕祭彤

閣本彤多作彤致與从丹之彤混亦有竟譌為彤者此依本傳正

白山之難不絕如縆注白山即天山也

官本注無也字

言彤固俱擊匈奴

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縆

案白山之難至以為累息乃通言一事蓋

指北匈奴攻車師耿恭救之被陷幾死惟餘十三人得還故曰不絕如縆也據耿秉傳秉與竇固出白山擊車師又竇固傳固遂破白山降車師是恭救車師亦必戰於白山恭傳范羌從山北迎恭所謂山即白山也若竇固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觀是乃白山之勝不得云白山之難且與都護陳睦之陷沒無涉注說殆誤

敬若天時注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案易後天而奉天時虞翻注云謂承天時行順也引書分天時為二事似未合

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集解先謙曰至官本宮作官是

謹案前書何武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汲古本文注作官官本文注又皆作宮禮天子曰辟雍諸族曰領宮學宮即領宮也趙本王國似作宮不誤

魏霸傳典作順陵錢大昭曰殤帝紀作慎陵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

劉寬傳父崎順帝時為司徒集解惠棟曰太尉劉寬碑云公之考

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載二葉錢大昭曰據碑文是崎於安帝時已為司徒碑言當時事必不

誤今安紀寬傳皆不載疑范書失實今案崎於永建四年始由宗正為司徒見順紀其在安帝時雖未為司徒亦固在九卿之列

不礙言輔毗也碑文但舉後官似不必泥

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錢大昭曰嘉當作熹

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案常當作嘗涉上常令講經而譌

伺當期會集解先謙曰官本期作朝是至伺當朝會謹案前書陳遵傳叩首白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凡詣尚書期會亦當朝服將事期會不常有故必伺之朝見有常期不必伺也且朝與會乃兩事言伺於於文反滯似作期會不誤

呂先策黃巾逆謀錢大昭曰太尉劉寬碑云先是時也狂寇張角妖逆公仰觀見象上過其源未逮誅討亂作不旋帝乃追寶先謀賜之土田今案此寬明星官學之證也

伏侯宋蔡馮趙牟章列傳第十六

伏湛子隆

後漢書二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曰詩

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爲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

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集解惠棟曰君游前書作游君

湛性孝友少傳父

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曰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

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

內爲

更始立己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

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

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

麤糲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

分奉祿曰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

起兵湛惡其惑眾卽收斬之徇首城郭曰示百姓

集解通鑑胡注諸郡各有門下

督主兵衛惠棟曰案袁紀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眞主門下督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爲其惑眾也卽誅督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曰安平原一境湛

所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

幹主徵拜尙書

集解惠棟曰案袁山松書湛於建武二年拜尙書

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

帝曰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

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

陽都縣名屬城陽國

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明紀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

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須伐耆伐邶伐崇見史記集解

惠棟曰伏生尙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二年伐邶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必先詢之同姓然

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曰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茲命詩大

雅曰爰始爰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

謀爰契我龜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

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

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

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鈞援梯所引

城也崇侯倡紂為無道故伐焉集解蘇輿曰玩湛疏意似以詢為

咨詢之詢仇方猶匹類詢爾仇方即所謂謀之羣臣同爾弟兄即

所謂詢之同姓言詢謀僉同也故下云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先謙曰官本兄弟作弟兄墉並作庸

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所曰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伏惠公諫曰

下有其二至武王四海乃賓周壽昌曰湛少傳父業此應是齊詩說也與毛傳義略同惟毛傳仇匹也鄭箋怨耦曰仇仇方謂齊國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似箋傳意微異伏引詩作弟兄與方為韻必齊詩如此毛詩作兄弟陳奐毛詩傳疏亦改作弟兄然觀鄭箋及正

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
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
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
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
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
化漁陽已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尙資內郡
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
恐懼集解先謙曰官本恐作怨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
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已中土
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卽獲索賊帥徐少也集解惠棟曰按
東觀記獲索賊帥古師郎富平賊帥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徐少下云據富平作獲索者誤也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
也集解先謙曰今武定府惠民縣東南

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遭到平原異卿等卽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

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已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僵

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集解惠棟曰鄭元儀禮鄉飲酒禮注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又曰今郡國行鄉

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服虔應劭云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似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邊俎皆如士制遂施行之

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

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

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

唐虞已股肱康文王曰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

多士尙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

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修謂年十五以上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自初束修師古云束修謂初學官之時周壽昌曰蓋漢時必

年十五而始入學官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

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爲後隊謂湛爲後隊屬

正也集解先謙曰朝歌今衛輝府淇縣東北

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

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曰宰相之重眾賢百

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

集解王補曰御覽引東觀漢記作識者愍

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

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

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

埤蒼曰髻髮也髻髮謂童子垂髮也集解先謙曰髻髮東觀記作鬣

實足曰先後王室名足曰光示遠人

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子先後先後先音先見反後

音胡口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口作豆

古者選擇諸侯曰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

望京師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同首仰

望京

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

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照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出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曰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

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

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

尚書令一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集解先謙曰官

本注令改今引劉放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可曰湛代

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

復越職觸冒曰聞十三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譙

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翕翕嗣

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

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曰

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

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

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

書數射御術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集解

惠棟曰史通云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

又自采集古今刪

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見行于今

無忌卒子質嗣官至

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尙桓帝女陽安長公主

集解惠棟曰公主名華先謙曰注見皇后

紀女爲孝獻皇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完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

曹操殺后

集解周壽昌曰殺應改作弑

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

故東州號爲伏不闕云

隆字伯文少曰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集解惠棟曰仕案殤帝諱隆隆之字曰盛故改爲盛

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

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

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

集解周壽昌曰殺應改作弑

宗室興兵除亂誅

莽故羣下推立聖公曰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

三王見聖公傳

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尙書刑德

禮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陛下神武奮發曰少制眾故尋邑

苗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已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

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已宗室

屬籍集解惠棟曰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氏云繫之以姓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爵爲侯王不知

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

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

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張

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鰻魚郭璞注五蒼云鰻似蛤偏著石廣志

日鰻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其冬拜

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

拜令長已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

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卽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

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

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其守二州隆不

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

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

畔心不附之願曰時進兵無已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

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已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偶反

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曰

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

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盡落在匈奴中十

九年乃得歸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集解王補曰延平陳氏曰伏漢見前書也

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

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

喪事詔告琅邪作冢曰子援爲郎中集解惠棟曰漢法死事之子除郎中

侯霸

集解惠棟曰金鄉長侯威碑云其先出自幽岐周文之後排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嗣宜多以功佐國要明齊魯嘉會

自邪因以為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于鴻溝之厄諡曰安國君曾孫輔封明統侯元孫霸西漢表輔作輔字君

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曰宦者有才辨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

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

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

房元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琅邪房鳳字子元九江太守穀梁春秋有房氏之學傳曰房元者蓋舉其字猶朱普字公文東觀記

稱朱文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離君受律也集解是也

書令潁川鍾元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

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莽置五威司命中城曰關將軍策命統睦侯陳崇

作司命也又曰司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

命司上公以下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

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

六尉六隊如漢刺史

理有能名

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

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

元年遣使徵霸

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齋璽書徵霸

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

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使君復留替年民至乃戒乳婦勿

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

書具已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

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

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

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

集解惠棟曰續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明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

霸薨

集解王補曰霸薦閭楊帝疑有奸崇山黃鉞之怒何遽凜凜邪則霸之薨於位特幸耳

帝深傷惜之親

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

爲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爲故事

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朕已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

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諡霸則鄉

哀侯

集解惠棟曰金鄉長侯君碑云霸封於陵侯洪适云丞相封侯自平津始光武以功臣未封故霸但侯關內既薨方追封

則鄉其子昱徙封於陵爾謂霸封於陵非也

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

立祠四時祭焉

集解先謙曰霸議李通不宜就國見通傳劾朱浮敗亂幽州見浮傳欲交王丹而見拒見丹傳辟閔

貢見周燮等傳序致書嚴光見光傳以薦閭楊見疑見馮勤傳曰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陽人

集解先謙曰歆降世祖後因岑彭言免誅尋爲鄧禹軍師後爲中書令請立費易左春秋見岑

鄧及范升傳

曰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

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

亦有才帝大怒曰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

坐免歸田里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

能得

集解先謙曰永以此出為東海相見永傳

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

罪眾多不厭

厭音一葉反

帝乃追賜錢穀已成禮葬之

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

其葬

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

集解洪亮吉日案

禮侯自戴涉蔡茂始先謙曰歆納邱博

坐事下獄死

集解王補曰通鑑大司徒戴涉

言涉以鮑昱守高都長見譚昱傳

自是大臣難居相任

集解王補曰韓

死胡注無罪加之以罪曰入

歆既以非罪自

殺歐陽歆戴涉又皆不得其死設以功臣任吏職其能免於菹醢

平類敘於此以志慨也然觀明初汪胡之獄株累元助雖宋濂不

得免焉而還念建武君臣於史所紀大臣難居

相位三公多見罪退者又未敢過為苛論也

其後河南蔡茂京

兆玉況

為陳留太守曰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

於陵縣名

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二十里王補曰昱毀伏波與馬武上章言狀見馬援傳

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

集解惠棟曰百官公卿表無尚

名班史

哀帝立目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

中王莽時爲其工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集解惠棟曰案前書天鳳中宏爲并州牧將兵擊匈奴也

赤眉入

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

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

封枸邑侯

枸音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當受俸得鹽令諸生糴諸生以賤

不糴弘怒悉賤糴不與民爭利

家無資產曰清行致稱

宏爲司空秉政恭約輕財

重義有公儀子之風

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

學治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幾音新治漢治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疎達不能決

治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馬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宏在固前如何反引漢書注誤

於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

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召薦

子者欲令輔國家曰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曰亂雅頌非忠正者

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淫淫志也集解惠棟曰包咸論語注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能自

改邪將令相舉已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道之後大會羣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

所曰薦桓譚者望能曰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集解王補曰宋宏於是君子矣既召譚而責之又訟言於帝前引為己罪譚果知議之非經獨奈何進繁聲以求悅邪此之謂不知

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

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繼也集解惠棟曰班固奏

盛名德冠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弘當議見集解

輝當世之俊彥也先謙曰官本雅作推義並通圖畫列女集解惠

曰案文當御坐新屏風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圖畫列女集解惠

合作嘗向七略別傳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

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女子屏風四堵是漢時

列女皆圖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

之屏風也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

微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集解惠棟曰管子弟子職對曰陛

篇云見善從之聞義則服對曰陛

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

集解洪亮吉日水經注泚水下引漢日南

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即光武之伯姊是主適珍而寡也

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

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

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交不可忘

集解惠棟曰一本交作知東觀記作交先謙曰官本作知

糟糠之妻不下堂帝

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

言無罪

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

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

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目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

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

爲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

立名節曰威恩著稱遷

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

集解

惠棟曰葛冀薦郝彥文云雪白冰折儼然耀世也

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

仍頻也統領也

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肅軍實集解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

車載載邊人用寧子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

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慙悼恒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

社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聲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社謂福慶其令

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實曰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

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

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白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解先謙曰官本賁作殯是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章著扶風

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其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

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曰為美時人亦服

焉

論曰中興曰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曰任職取名者豈非先

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

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

人所爲根心者也

根猶本也

君子目之得固貴矣目之失亦得矣

以之得謂

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

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曰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

異曰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曰病自免不仕莽朝會

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曰爲張掖太守固辭

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

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

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

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

策解先謙曰官本係作重是

再隆大命卽位

曰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

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

繩墨

諭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

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

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

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

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曰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緝叶也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

集解周壽昌曰案建武二十七年始稱司徒去大字此句司徒上無大字

脫也馮勤傳司徒侯霸脫大字同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

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

東園署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

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

輔間謂屋梁爲極

曰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

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

曰失之乃所已得祿秩也衰職有關君其補之

三公服衰畫為龍龍首衰衰然故言

龍衰詩曰衰職有關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卿雒陽人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廣漢雒陽人衍陽字

祖父堅伯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堅口烏桓校尉

父游君並

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初為太守黃幸戶曹有事與漢中太守李榮俱

被徵賀勸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榮稽留詔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為主簿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書僕射司隸校尉荊州

刺史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曰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衰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

冕前後所垂玉也天敕行部去襜帷

集解惠棟曰劉昭云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賀為冀

州刺史去襜帷也

使百姓見其容服曰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目相示

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已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趙魏號曰馮萬石

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

似也東觀記偃爲黎陽令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計筭初爲太守鈺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曰

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

反音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已爲腹心薦於光武

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尙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曰圖

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

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

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曰爲能尙書眾

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集解惠棟曰楊素有識

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

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

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集解惠棟曰李頤莊

子集解云幽都即幽州也何若瑤曰疑霸有姦類共兜比周故

云何可偶下明言黃鉞云云此句無將殺之意也李注未審

鉞一下無處所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已成仁邪

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尙

書僕射職事十五年已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尙書令拜大司農三

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已善自終乃因譙見

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已中傷至今朱浮

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爲陵轢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

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已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

貴重之極也嘗與資同集解先謙曰注言無忠臣孝子覽照前世

嘗量也比之七字官本作言無量可比之

已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

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

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

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

賜錢帛遂薨集解先謙曰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賜贈

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

終於大鴻臚平陽主建初八年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

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

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

紀傳不同未知孰是集解劉放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

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錢大昕曰子謂平安亦縣名屬廣

陵郡貢父偶未檢耳平安與平邑只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爲侍

一字之異未可遽以安平爲是也

中薨子畱嗣

趙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喜喜與熹古字通小顏匡謬正俗云熹熾盛也音與信同故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寫誤

爲喜字先謙曰各本皆作熹續漢書作熹

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

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

疾病無相距者憲已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

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

自搏猶叩頭也集解王鳴盛曰吳志韋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

上解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裴松之雖無注然上文旣言叩

頭下文卽言自搏則自搏非叩頭李注誤叩頭以首叩地自搏以

手自搏擊悔過而痛自責之意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

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

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憲熹

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藟栗憤豈能負重致遠乎

續角如藟栗言小也

禮記曰天地之性角栗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栗藟作藟栗是

卽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

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

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武帝謂劉德爲千里之駒故以熹比之

會王莽遣

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

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

始敗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

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曰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

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曰泥塗仲伯婦面載曰鹿車

身自推之

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

曰此得免旣入丹水

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

遇更始親屬皆

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

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

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

資糧悉曰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

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曰爲疑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熹屬建威將軍

軍以功及奉敗帝得意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卽徵憲引見賜

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實道路不通曰憲守簡陽侯相

亮吉曰

前續志荊州屬皆

憲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敕憲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憲白上不願

無簡陽縣侯攷

受融兵軍車馳往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憲乃告警呼城

度其形

況上許之

中大夫

集解先謙曰官本夫作人是

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奏憲才任理劇詔曰爲平林侯相

集解錢大昕曰

案平林縣兩漢志亦無之蓋建武初置不久卽省亦未知何人所封也光武紀注平林在今隨州隨縣東北

攻擊羣賊

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

并兼爲人所患憲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

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疾病將終

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

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

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惠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惠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惠上言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

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惠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惠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惠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畧惠爲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惠在郡何如咸稱惠政有跡時親家諸夫人皆會會罷諸

夫人言惠篤義多恩從長安還護妾等衣食生活使得蒙今日之富貴非獨能臨入也

厚加賞賜二十七年

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惠

典邊事思爲久長規也

規謀

惠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惠至此請徙

之令蓋出集解惠棟曰案緣遷諸郡袁宏紀云代郡朔方五原
中定襄屬門郡錢大昕曰案本紀建武十五年徙屬門代上谷三
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屬
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上谷代屬幽州屬門雲中諸郡屬并
州注但舉雲中五原則止三十年惠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
有并州不得言二州矣

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惠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集解惠棟曰雜止續

漢書作憲章無序惠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

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惠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

王並令就邸集解通鑑胡注諸王國各置邸洛陽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

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

武帝中山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集解惠棟曰案紀當

在七年應劭漢官儀明帝欲更太尉府時惠以新造北居府如真

宮表陳之其冬臨辟雍見太尉府獨卑陋皆在七年也居府如真
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

甚渥憲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

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詔云行太尉事趙憲

二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集解惠棟

日漢官儀及和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

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集解惠棟

代永平中為侍中洪頤煊曰百官志補注引漢官儀明帝欲復更

太尉府時公趙憲長子世為侍中和帝紀永元九年燒當羌寇隴

西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此作代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

避唐諱來應傳西羌傳亦作趙代征羌坐事下獄集解惠棟曰西羌傳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

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

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

帝時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今徐州縣

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

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璜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爲司隸校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典司京師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

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鮒陽鴻爲大司農鮒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

宗方勤萬機集解先謙曰官本機作幾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

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曰爲才堪宰相明

年代伏恭爲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舉勳方重甚得大臣節肅

宗卽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憲爲太尉與憲參錄尚書事建初四

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敕太

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

下除麟爲郎

章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集解先謙曰徐稚傳注引謝承書云章氏爲三輔冠族高祖賢

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賞韋宏子以詩授哀帝至大司

馬車騎將軍

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

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

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集解

惠棟曰三輔決錄云彪與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同時齊名世號三達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

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卽位以病免徵爲

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

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

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

巡舊都

集解先謙曰官本四作西是

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

中宗

褒顯先勳紀

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

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

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
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
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
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椎也鍛
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
曰鍛鍊而周內之集解惠棟曰古鍛鍊字皆作鍊唯路溫舒傳作
練又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服職鍛鍊李善文選注云說文
云鍊化金鍊與練古字通先謙曰官本練並作鍊下同三代之
所曰直道而行者在其所曰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
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引士宜曰才行爲先不可
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

純曰閱閱

史記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二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蓋亦彪此議中語而范史刪之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

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曰苛刻爲能

二帝光武明帝也集解先謙曰

官本吏

又置官選職不必曰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

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已來當暑而寒殆曰刑罰刻急郡國不

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

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

在於尙書

百官志曰尙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

其源在尙書尙書典樞機天下事一皆決之不可不察

尙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

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

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然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宜鑒焉夫捷急之對

齊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園豈夫從旁代對

響應無窮文帝拜喬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喬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喬夫爲上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往林令木疆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往

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

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於朝

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

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

重賞勿妄遷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

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

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

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

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

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

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

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十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

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元成子頃侯寬

寬子儋侯育育子節侯沈自賢傳國至元孫義字季節高祖父玄

乃絕世系云尚書令浚育之子生豹兄弟

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

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順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字叔文平與

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平與令吏民立祠社中

令有高名平與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

辟公府輒曰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豹爲武陽令友人羅陵健爲縣

丞卒官喪柩流離豹棄官致喪歸比謂曰卿曰輕好去就謙曰東

觀記作卿輕爵位不躋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

人好去就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宿

宿留乎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文是有所待並通

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眾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集

解何若瑤曰注本北山詩傳廣雅膂力

也王氏疏證大雅柔靡有旅力周語四軍之帥旅仰慕崇恩故

力方剛義並與晉同膂力一聲之轉訓旅為眾失之

未能自割且眩瞽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瞽音亡邁反集解

惠棟曰依三輔決錄待當作侍先謙曰官本注邁作邁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

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

清河太守章文高三子順豹義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初仕州郡

章氏三君案世系章育生浚尚書令浚當字文高也

集解惠棟曰京兆舊事云義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

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

東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今東昌府清平縣南陳今陳州府懷寧縣治

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議

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曰兄順喪去官比辟公

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

著字休明少已經行知名集解汪文臺曰徐稱傳注引謝承書云

先謙曰著爲宋則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

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

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曰禮敦勸著遂不就徵通也靈

帝卽位中常侍曹節曰陳蕃實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曰

爲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卽

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刑爲受罰者

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橋恣亂政曰之失名竟歸爲

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堪霸奮庸維寧兩邦向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爲平原大

守霸爲淮平太守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

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憲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哀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六校補

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侯康曰王觀國學林云名勝者濟南

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范書誤矣康案顏氏家訓書證篇單父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據此知伏生之字必不與遠祖同范書誠誤今案史記儒林傳伏生本不載名字惟張晏注據伏氏碑謂其名勝亦不言有字伏氏碑自即顏氏所指碑矣碑且無字范氏何從得其字蓋字子賤本即宓子賤之譌范氏偶不經意遂成大錯耳

然後謀之羣臣

官本之作於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

案湛時已徙封不其仍稱陽都侯蓋據為大司徒時言之

侯霸傳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

車駕原作車騎據錢按監本不誤錢大昭曰騎閭本作駕

拜尙

書令

錢大昭曰建武三年霸奏朱浮罪當伏誅時已為尙書令則非四年始拜矣今案通鑑考異雖疑霸奏浮罪為拜尙

書令後始追劾之然浮傳言霸劾浮罪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而復傳載復建武二年以執金吾掾郎明年遷左將軍與帝會宜陽降赤眉皆建武三年事也則浮之代復為執金吾亦必在三年似不得謂霸之劾浮為追劾疑霸本於在郡時知浮激反彭寵狀特奏劾之史誤援後官書之耳

歆字翁君南陽人

洪亮吉日岑彭傳言邑人韓歆則歆南陽棘陽人也

帝猶不懌

官本懌作釋

其後河南蔡茂

案茂河內懷人具本傳此作河南形近而謫官本不誤

宋弘傳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治聞

治聞官本同注亦訓作治洪亮吉四史發伏引作博聞並注云

汲古本博作治未知洪所據何本其注亦當有異幾能及揚雄矣又考東觀記亦作治聞惟袁紀則作博聞耳

劉向父子注前書班固曰至故弘引焉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

弘在固前如何反引漢書注誤

今案洪亮吉等亦多如李說以注為誤然詳註所謂引非指引

班說乃指引揚雄劉向父子耳若注竟誤以班書釋弘說則不必贅故弘引焉四字矣蓋東漢言通博之士必推揚雄劉向父

子固是恆言注舉班氏之論谷永用此比例也

弘雅進馮翊桓梁三十餘人

案三疑等之誤蓋三十餘人似太多且文法固應有一等字也

嵩子由章和閒為太尉

錢大昭曰章和當作元和

仍統軍實注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櫛軍實集解惠棟曰李

善云鄭氏云軍所已討獲曰實

案左傳言軍實處義各有當宣十二年傳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而申傲之杜注軍實軍器傷三十三年傳墮軍實而長寇讐杜無說當從鄭氏之訓隱五年傳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注飲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則又兼上二義言之傳言漢在外方仍統軍實自以軍器之訓為合即注軍之所資是矣章懷作注遇有兩義者每並舉之藉以通異訓其舉左傳墮軍實與軍資之說本不相蒙若惠引鄭說是墮軍實之軍實究非此所謂軍實也

言之失亦得矣注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

官本注也作矣

蔡茂傳陛下聖德係興集解先謙曰官本係作重是

謹案釋詁係繼也又本書

安紀親德係後莫宜於補章懷注云係即繼也是係興即繼興作係亦非誤字

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注繩墨諭章程也

官本諭作謂

賀字喬卿雒陽人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賀廣漢雒人衍陽字

案

陽國志載郭堅郭賀均雒陽人則誤不自范始祖父堅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亦謂賀洛陽人則誤不自范始

華陽國志云堅烏桓校尉

今案堅伯華陽國志正作堅以下文父游君觀之似傳文乃舉其祖父之

字堅伯蓋即堅字漢人無二名偶有之皆以字行者也惟惠氏直以堅為堅伯而不加考證殊疏

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案累官下當有脫文

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案東觀記載歌止厥德文明治有殊政八字

顯宗巡狩到南陽案明帝南巡狩幸南陽紀在永平十年到官本作至

馮勤傳中元元年薨注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園原譌園據東觀記正官本不誤

趙熹傳仇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集解王鳴盛曰至悔過而

痛自責之意也今案王說辯矣然注云猶叩首非謂即叩首也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吳志韋曜傳所謂兩手自搏便是兩手相擊是固九拜之一也又魏志甄后傳注引魏略鄭

城破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蓋后快紹妻膝上紹妻不能起為禮同故均之以自搏代叩首耳禮與此傳仇皆病臥不能起為禮同故均之以自搏代叩首耳

載曰鹿車注裁容一鹿裁官本

皆裸跣塗炭注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案此塗炭連上裸跣為文

不能作為喻言注說非孟子
坐於塗炭趙注塗泥炭墨也

懸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注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

原人於常山居庸關案開當作關謂常山關居庸關也常山關

里不能謂徙於其間明矣又尤武紀建武六年但令縣國不足

置長吏者并合之藉以省減吏員無徙邊郡人民事其年代郡

太守劉興戰歿郡地陷於盧芳七年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

蠡雲中太守朔方牧并州未言徙其民十三年定襄郡徙其民於河西

亡入匈奴又并廣陽國屬上谷則上谷時仍未徙十五年乃徙

原惟據南匈奴傳十三年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

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似十四十五年已漸有徙者

則二郡之徙或尚在雁門代郡上谷之前至注作建武六年則

必誤以是時二郡皆為盧芳所據芳傳可證光武必無由徙其

民也否則或十六年芳乞降之後匈奴大恨入寇尤深又大徙

之注脫十字耳然紀傳亦未載也

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案和紀事在永元九年又袁紀作執金

袁紀書其本官耳此與建武

時武威將軍劉尚名同人異

卷二十六校補

韋彪傳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錄大略曰和帝永元三年詔以曹

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求近親紹封則參後之紹封非平陽乃容城也案錢說是已詳和紀按補

鍛練之吏注蒼頡篇曰鍛椎也案鍛椎也文選長笛賦注引集解

惠棟曰至鍊與練古字通案一切經音義古文鍊激凍三

不可純曰閱閱注史記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案章紀或起

引史記略同今史表實作積曰閱不作積功也又門在左曰閱在右曰閱閱閱猶言門地故章紀注亦云務取賢才不拘門

地此義蓋同

時有不速不速官本

穀三十斛三十官本

曰陳蕃實武既誅實武官本